

黑暗的笑聲

四幕劇

章派



823.4
C.440

海
編
主
輯之四
編

匪
暗
匪
笑
聲
(四幕劇)

章
派
著

黑暗的
笑聲

黑暗的笑聲 (四幕劇)

著作人 章 混

主編人 鄭 伯 奇

發行人 張 靜 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昆明·宜昌·成都
桂林·柳州·梧州·西安
金華·溫州·上海·香港

實價國幣六角五分

(內地另加郵運費 成)

每庫輯冊全裝五地加
月第共預輯國元運
文一十約平幣內費成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廿八年九月初版(4)

發行額二〇〇〇冊

每月文庫總序

鄭伯奇

抗戰以來，文藝各部門異常活躍。許多作家上了前線，很多演劇隊宣傳隊深入到士兵和民衆中間。「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成了一時的風氣。大衆化的實踐，新形式的創造，使年青的中國文學更跟着抗戰的高潮，更加進步更加豐富。當這時候，優秀作品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但在抗戰初期，因為戰局的急劇變化，文化出版各機關常在顛沛流離之中。文藝活動的一些良好成果沒有能夠有系統地被搜羅被流傳被保存下來；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如今抗戰進展到了新的階段。我們更要發動廣大民衆，增強抗戰力量，以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政府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法，並限期實施，窺其用意，大概也是如

此。當然這是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都應堅決地擔負起來。但是這樣動員精神的工作，若要開展要深入，文藝各部門的活動，比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許更迫切一點。因為文藝是精神的產物，同時卻也有使精神振作或頹喪，高揚或墮落的力量。在這精神動員的號召之下，文藝工作者必然更要發揮自己的武器，使全國家全民族的精神更加振奮更加高揚起來。年青的中國文學，保持着二十多年的奮鬥傳統再加上二十幾個月的抗戰經驗，一定可以完成這宣傳方面的重要任務，同時也可以達到藝術方面的最高成就。優秀作品的陸續產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文藝本身的活動，須得到出版方面的協助，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像目前一般出版家對於文藝作品這樣冷淡的態度，不僅文藝對於動員工作不能發生顯著的影響，就是文藝自身活動也要受到嚴重的限制。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羅優秀的文藝作品，繼續刊行，普遍傳播，這是時代對於出版界的要求。

編者廁身文藝運動的行列，十有餘年，終尠成績，殊深慚悚。當這抗戰緊急的時期，自己既未曾「執筆從戎」，又未曾寫成紀念神聖抗戰的東西，若能搜羅推薦一些優秀作品，對

於精神動員能盡一點微薄的責任，多少總可以問心無愧了。適逢其會，上海雜誌公司主人張靜廬先生，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也感覺到有系統地刊行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經了幾次商量之後，便決定了編印這「每月文庫」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並不小氣。若要把這部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卻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二三種，陸續地出書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選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希望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在這偉大的時代這誠然只是一種渺小的工作。但這工作若做得好，對於抗戰，我們相信，很有利益的。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文藝界同人跟我們合作，更希望廣大的讀者給我們同情的援助和批評。

黑暗的笑聲（四幕劇）

時間：

一九三八年秋

地方：

戰時後方的某村

人物：

胡安權——四十餘歲

胡妻——四十歲左右

胡妾——二十餘歲

小桂——胡之女，十二歲

胡介生——胡之侄，二十餘歲

錢三——胡之妻弟，三十歲左右

道士——三十餘歲

李順和——農民，四十歲左右

劉老五——農民，二十餘歲

老婦——劉老五之母，五十餘歲

劉大姐——劉老五之妹，十八九歲

大姑娘——農女，十六七歲

第一幕

胡安權家的花園裏。正是中秋佳節的晚上。

開幕時，一種不悅耳的狂笑聲從花後部稍遠處送出來。這時明月正躲在一朵烏雲裏，園裏比較暗黑。那笑聲漸漸消失了。多種的秋蟲聲應和着。靜寂幽涼。突然一種女人的笑聲從台前部放出來。圓月同時就從烏雲中跑出來探望似的。園中亮多了。可以看出有一女一男待在一塊兒。女是胡妾，男是錢三。

胡妾（笑着）哈哈……

錢三 你笑什麼？

胡妾 笑他那——哈哈……

錢三 有什麼好笑的。

胡妾 （還是笑着）……

錢三 快別笑了，好不好？

胡妾 （停不着那笑似的）……

錢三 你笑好了，我走了，你一個人笑去！

胡妾 （忙拖着對方）好了，我不笑了——我不笑了。

錢三 真是，有什麼好笑的。

胡妾 你沒有看見他那幅正正經經的樣子，真是笑人又氣人。

錢三 你笑得够了，也該氣一氣了！

胡妾 氣，我沒有那樣傻。你姊姊還沒有把我氣夠？好像我們當姨太太的就不是人！

錢三 可是我姊夫對你很好。

胡妾 有什麼好的；就是好，又有什麼用！

錢三 你嫌他老了，是不是？

胡妾 你猜猜。

錢三 當然是這樣的。要不然，你也不會向他侄兒——那個年青小夥子勾搭了！（頗有

醋意）

胡妾 哈哈……

錢三 又笑什麼？

胡妾 哈哈……

錢三 你說！

胡妾 （指着錢三笑得更厲害）哈哈……

錢三 （有點羞怒了。故意惡笑報復）哈哈……

胡妾 你幹什麼？

錢三 （仍樣笑着）哈哈……

胡 妾 你這是怎麼一回事

錢 三 陪你笑呀！

胡 妾 爲什麼要笑得這樣難聽？

錢 三 你以爲你笑得好聽呀？

胡 妾 不好聽——不好聽算了，我又沒有叫你來聽！

錢 三 那自然是叫胡介生來聽了！

胡 妾 你管不着！

錢 三 你既然找上了我姓錢的，我就非管不可！

胡 妾 你要管什麼？

錢 三 管你同胡介生那小子的事情！

胡 妾 哈哈……

錢 三 你又笑了！

胡 妾 本來可笑嘛。

錢 三 爲什麼可笑？

胡 妾 你拿個鏡子照照你那個樣子，看看可笑不可笑。哈哈……

錢 三 我有什麼可笑的？

胡 妾 我同胡介生本來沒有什麼，你就這樣……

錢 三 真的嗎？我不能相信。

胡 妾 （有點生氣了）不相信就算了！我騙你，難道我還怕你嗎？你是我的什麼人，我同你是點過大紅臘燭，拜過堂的吗？

錢 三 算了——算了，我又沒有說你什麼，值得你生這大的氣。

胡 妾 你爲什麼要使我生氣？

錢 三 好了，算我錯了，我不再使你生氣了。

胡 妾 你再敢，我就……

錢三 不敢了——不敢了。

胡妾 真是，你以後得當心點！

錢三 不要說這些閑話了，我們來談點正經話吧。

胡妾 什麼正經話？

錢三 我們老在這裏，這樣待下去，不是辦法，你說是不是？

胡妾 是不是，又有什麼辦法？過一天算一天，誰還管那麼許多！

錢三 不能這樣說，總得有個打算。

胡妾 在這樣個鬼家庭裏，又在這樣個背時的小地方，還有什麼好打算的！

錢三 你現在是同我在一起了，你不能這樣說。

胡妾 同你在一起又怎麼樣，你有什麼了不得的？

錢三 你別看不起我，我姓錢的，也是自命不凡的，也想一朝得勢，出它一個半個風頭！

胡妾 那你爲什麼還待在這兒給你姊夫跑腿打雜呢？

錢三 時運還沒有來呀。你看好了，總有一天，我姓錢的會——（只是得意地迴轉着腦

袋）

胡妾 （笑着）會怎麼樣？

錢三 會了不得，噯！

胡妾 我看你這個人呀……

錢三 是了不得，對不對？

胡妾 不是了不得……

錢三 是什麼。

胡妾 是呀……

錢三 你說出來。

胡妾 是「不得了」！

錢三 「不得了」同「了不得」有什麼不同的，還不是一樣的？

胡 妾 難怪你處在現在這樣跑狗腿「不得了」的情形中，還是滿以自己是「了不得」的。哈哈……

錢 三 你在罵我，是不是？

胡 妾 打是疼（說着就打了對方幾下，）罵是愛，你懂嗎，傻瓜？

錢 三 謝謝你，請你不要這樣疼我吧。你疼在口裏，我可就疼在肉上了。

胡 妾 閑話少說了，我們來談點正經話吧。

錢 三 你有什麼正經話？

胡 妾 你以為只有你才有正經話，我就沒有正經話了。

錢 三 我那裏是這個意思！

胡 妾 誰還願意聽我這樣人的正經話！可是我也是個人，我總希望有個真正的家庭，過過真正的日子，但是……

錢 三 你難道還信不過我嗎？我要想法同你一道……